

名臣列傳

趙冲 金就礪 金仁競 李勣 金君綬 朴犀 宋文胃 金慶

崔春僉 金希碑 李子晟 金允侯 金應德 陳子和 金方慶 金周鼎

柳澈 韓希愈 裴廷芝 元冲甲 金忻 羅裕 蓋禧 朱悅 薛公倫

伍允孚 李承休 白文郁 順正 郭預 洪奎 金之淑 李湊 行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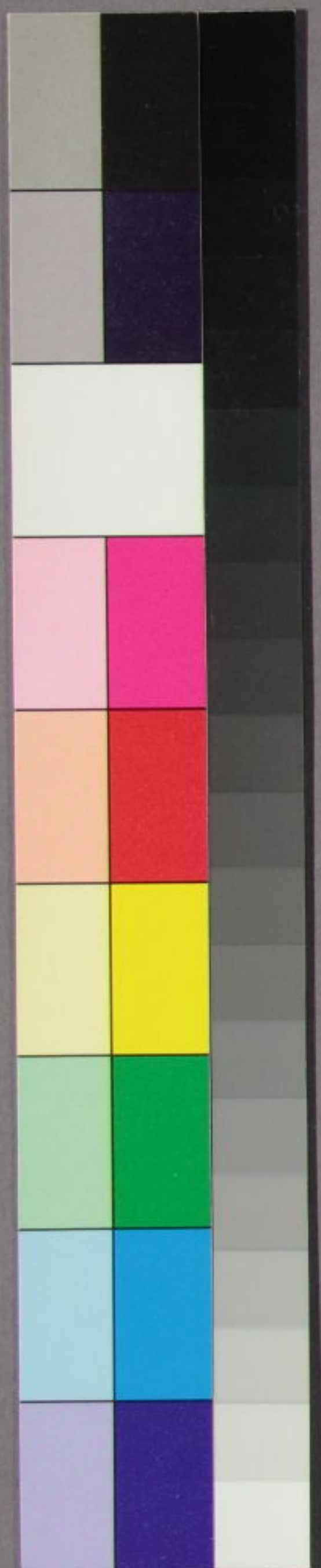
嚴守安 金暄 鄭仁卿 金富元

彙纂麗史

十三

共二十二

リ 6
4062
13



門 9 侍 6
號 4062
卷 22-13



木齋家塾彙纂麗史卷之二十七

名臣六

趙冲 金就礪

趙冲字湛若侍中永仁之子生一月母亡稍長極哀
慕家稱孝童明宗時登第籍內侍博聞強記諳練典
故熙宗朝拜國子大司成翰林學士一時典冊多出
其手出為東北面兵馬使還拜禮部尚書高宗三年
進樞密副使上將軍文臣兼上將軍自文克謙始中
廢久王以冲才兼文武特授之及金山兵至拜中軍
副元帥兵敗而還降授兵馬使破黃旗子軍仍拜都



元帥金山兵復至冲與中軍帥金就礪協力破之及還拜平章事為人風姿魁偉外莊重內寬和凡遇士愉愉然不施戟級三掌文闈所選多名士出將入相朝野倚重平時莅事未嘗露稜角故世徒知其為寬厚豁達長者及統大衆臨大事然後乃知為磊落非常之器為相開獨樂園于東臬每公餘引賢士大夫以琴酒自娛子叔昌季珣季珣官至門下侍郎其孫文瑾拜參知政事

金就礪彥陽人禮部侍郎富之子也蔭補東宮衛累遷將軍擢大將軍巡撫北塞邊民畏愛高宗三年秋

八月契丹遺種金山金始王子脅河朔民圖復舊遼蒙人伐之二王子兵敗而東攻金兵于開州館遣人告北界兵馬使曰我於某日樹黃旗汝來聽皇帝詔不來將加兵至其日果樹黃旗兵馬使不往明日使其將鵝兒乞奴引兵渡鴨綠江攻寧朔掠財畜而去又明日闌入義靜朔昌雲燕等州彌漫山野恣取禾穀牛馬而食之居月餘食盡移入雲中道於是以上將軍盧元純將中軍白守貞金蘊珠副之兵應富將右軍崔宗峻庾世謙副之就礪將後軍崔正華陳淑為副十三領軍及神騎屬焉三軍啓行至朝陽鎮在

川郡西南與賊選官軍稍却郎將丁純佑突入賊中
 斬持燾者賊奔潰乘勝斬虜頗多獲牛馬符印器仗
 甚眾乃拜純佑為將軍賊屯于連州岭价東洞三軍
 進戰斬百餘級是時軍候兵應儒咸洪宰等遇賊于
 龜州直洞村銜枚進擊斬獲三千餘人將軍李陽升
 亦破賊于長興驛而三軍又敗之于龜州賊趨昌州
 移屯延州之開平驛延州今寧邊開平屬魚川終日絡繹不絕官
 軍遣神騎將追之遇賊于新里破斬之官軍進次延
 州以光裕延壽周氏光世君悌趙雄等六將守獅子
 巖求麟迪夫文備守揚州翼日九將戰于朝宗戍斬

虜八百餘人獲驢騾兵仗無算賊不復分兵聚屯開
 平驛諸軍莫敢前右軍據西山之麓中軍受敵于野
 退屯獨山在江界府西南五十里然恐非其地就礪拔劍策馬與將軍
 奇存靖直衝賊圍出入奮擊賊兵潰追過開平驛賊
 設伏驛北急擊中軍就礪回擊之賊又潰元純夜謂
 就礪曰彼眾我寡右軍不至始資三日糧今已盡不
 如退據延州以俟後便就礪曰我師屢捷鬪志尚銳
 請一戰而後議之賊布陣墨匠之野軍勢甚盛元純
 馳召就礪且揚黑幟為信士卒冒白刃爭赴無不一
 當百就礪與文備橫截賊陣所向披靡三合三克就

礪長子死焉賊奔入香山燒普賢寺官軍追擊之斬
獲二千餘人溺死南江者亦以千數賊將鵝兒死金
山引餘衆夜遁昌州婦女小兒委棄路傍號哭聲如
萬牛有一人棄兵直前請曰我等有罪婦子何知且
無薄我刻日自返就礪與之酒快飲而去俄而賊陣
送符文陳乞如其所言三軍各遣二千人躡其後見
賊所棄資糧器仗狼藉於道牛馬或斫其腰或刺其
後使得之不復用也所遣六千人戰于清塞鎮擒殺
過當都領程進亦擊殺七十餘級賊遂踰清塞陣熙
川遁去官軍次延州聞賊兵後至者甚盛唯畱內廂

自衛其餘悉發後軍獨遇于楊州擒殺數十百級兩
軍先回博州就礪護輜重徐行至沙現浦賊突出狙
擊就礪告急於兩軍守使宜不出就礪力戰却之卒
護輜重而至元純出迎西門外賀曰卒遇強敵能摧
其鋒使三軍負荷之士無一毫之失公之力矣馬上
舉酒爲壽兩軍將士及諸城父老皆扣頭曰今者與
強寇角立而自戰其地可謂難矣而於開平墨匠香
山原林之役後軍每爲先鋒以少擊衆使我老弱存
其性命顧無以報但祝壽而已賊復聚衆耀兵於昌
州門外擊走之官軍夜襲賊于輿郊驛敗之明日夜

戰于洪法寺克之將軍金公奭戰于昌州門外又敗之而三軍屯博州入城休卒賊夜涉清川江指西京官軍與賊戰于渭州城外在寧邊西北四十里今廢敗績將軍李陽升等千餘人死京都聞之哭者滿城賊至西京城外屠安定林原驛躡冰濟大同江遂入西海道屠黃州是時賊犯境逾半年而崔忠獻顛國日耽遊宴不問邊事且聞就礪屢捷倚以為重不設備及是賊勢猝逼中軍奏請濟師冬十二月乃以左承宣車侗將前軍上將軍宋巨卿將左軍並前三軍為五軍而參知政事鄭叔瞻為行營中軍元帥樞密副使趙冲副

之統五領軍括京都不論有無職悉隸部伍發僧為兵共可數萬叔瞻等點兵於順天館驍勇之士皆為忠獻父子所占官軍皆老羸不堪戰元帥心懈王御崇文殿叔瞻冲以戎服統諸摠管入庭行禮王親授鉞遣之師至興義驛前軍望見平州軍還認為賊遂潰惟冲勒兵以待叔瞻聞賊至鹽白州乃退師明年春正月罷叔瞻以知門下鄭邦輔代之邦輔冲耀兵鹽州賊遁去是時就拜就礪為金吾衛上將軍三軍皆入援而邦輔冲統五軍追賊三月行至安州太祖灘遇雨而止置酒宴樂有一賊乘白馬突入陣中舉

旗而麾俄而賊兵趣至急攻前軍先潰遂薄中軍縱
火燒壘邦輔沖奔左軍左軍亦敗五軍皆潰大將軍
李義儒白守貞等戰死士卒死者不可勝記輜重器
仗兵書文籍悉爲所奪邦輔沖遯歸賊乘勝馳突就
礪收餘兵逆擊奮劔獨拒槍矢交貫于身病創而還
賊追官軍至宣義門焚黃橋而退朝野大震於是臺
諫論邦輔沖罷之更閱五軍以吳應夫將中軍崔元
世將前軍貢天源將左軍吳仁求將右軍柳敦植將
後軍以禦之賊趣牛峯臨口長湍五軍追至積城不
及賊遂陷東州忠獻奏丹兵勢將南下五軍逗遛不

戰請罷應夫以崔元世代統中軍以就礪統前軍從
之賊指交河過澄波渡官軍與戰于楮村却走之賊
至豐壤曉星峴官軍欲戰將渡橫灘賊兵尾擊之左
軍先戰敗走中軍後軍自山外出賊背擊却之追至
盧元驛斬馘居多前軍左軍亦戰于砥平縣敗之獲
馬千餘匹賊陷安陽府執按察使曾周翰殺之遂抵
原州州人與賊相持凡九戰食盡力竭外援不至城
乃陷而前軍右軍亦敗以任輔爲加發兵馬使遣之
前軍右軍遇賊楊根砥平屢戰破之秋七月諸軍追
賊至黃驪縣移次禿帖元世曰明日之路二吾行如

何則可就礪曰分軍犄角不亦可乎元世從之翼日
會于麥谷與戰斬獲三百餘級迫于堤州之川流屍
蔽川而下後三日追至朴達峴任輔亦將兵來會元
世謂就礪嶺上非大軍所止欲退屯山下就礪曰兵
法先據地利者勝師遂登嶺而宿質明賊進軍于嶺
南先使數萬人分登左右峯欲爭要害就礪使申德
威李克仁當左崔俊文周公裔當右就礪從中鼓之
士皆殊死鬪諸軍望之亦大呼爭前賊大潰老弱男
女兵仗輜重狼藉委棄賊由是不果南遂東走追至
溟州大關山將士疲懦退屯旬日乃進賊已踰嶺元

世天源及就礪追之毛老院敗之賊圍溟州四軍趕
之後軍不及屯於剛州賊趨登州右軍進攻敗績賊
遂入咸州官軍莫敢追躡就礪承中軍牒移兵定州
築鹿角垣三周其隍畱李克仁申德威等守之移居
興元鎮賊得女真兵復振長驅而來就礪回兵遇於
豫州柱川交綏而退忽遘疾將佐請歸就礪曰
寧爲邊城鬼豈可求安於家乎疾甚敕歸理疾肩輿
至京累月乃瘳冲旣罷旋拜西北面兵馬使尋授樞
密使吏部尚書諫官奏駁之冬十月女真黃旗子軍
渡鴨綠來屯麟龍靜州今義州龍川等地冲與戰斬獲五百

餘級又戰于暗林平大破之殺虜及溺死不可勝數
旗子軍遁還乃復冲職而就礪所畱兵戰于渭州敗
績賊復聚寇高州和州陷寧仁長平又陷豫州於是
罷五軍及加發兵置三軍以文漢卿貢天源李茂功
統之明年賊勢寢盛名拜冲守司空為西北面元
帥就礪為中軍兵馬使鄭通寶將前軍吳壽祺將左
軍申宣胄將右軍李霖將後軍王親授鉞遣之初冲
恨軍敗作詩見志詩曰萬里霜蹄容一蹶悲鳴不覺
換時節倘教造父更加鞭踏躡沙
古塢及是受命統衆號令嚴明部伍整肅諸將莫敢
以書生易之冲道長湍至洞州遇賊擒其將帥次成

州以待諸道兵慶尚按察使李勣引兵來遇賊不得
前遣將軍李敦守擊之以迎勣既而賊從二道直指
中軍冲張左右翼鼓而前賊望風而潰敦守勣來會
將軍朴義鄰敗賊于秃山賊散而復集盡銳來攻冲
迎擊大破之賊欲引還慮我邀其歸路入保江東城
會蒙古太祖遣元帥哈真札刺領兵一萬以東真萬
奴將完顏子淵兵二萬偕至聲言討契丹攻和孟順
德四城破之今求興孟山順
德川等地直指江東會天大雪餉
道不繼賊堅壁以疲之哈真患之牒元帥府曰皇帝
以契丹竄在爾國于今三年未克埽盪故遣兵討之

爾國惟兵糧是助無致欠闕其辭甚嚴且謂帝命破賊之後兩國約爲兄弟冲卽輸米一千石遣中軍判官金良鏡領精兵一千護送哈真大喜遇良鏡甚款是時蒙古東真雖以討賊救我爲名然蒙古於夷狄最凶悍且無舊好以故中外震駭疑其非實冲獨不疑馳啓不已朝議依違未報因稽往犒哈真怒其緩冲欲遣使慰解諸將皆憚行就礪曰事不辯難臣子之節吾雖不才請爲公一行冲曰軍中之事徒倚公重公去可乎就礪遂行神騎內廂十將軍兵從焉哈真使謂曰貴國誠能結好當先送禮蒙古皇帝次則

禮萬奴皇帝就礪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天下安有二帝只拜蒙古帝就礪身長六尺五寸以長而髯過其腹每盛服必使兩侍女攀髯而後束帶哈真見狀貌魁偉及聞其言益奇之引與同坐曰吾嘗征伐六國閱貴人多矣見公之貌何其奇歟年幾何矣曰近六十哈真曰吾尚未五十兩國一家吾其弟乎就礪出門哈真扶掖上馬數日冲亦至哈真問元帥年孰長曰長於我乃引冲坐上座曰吾欲坐兩兄間於禮何如就礪曰是吾等所望第未敢先言耳坐定置酒作樂蒙俗好以鈇刀刺肉賓主相啗往復不容瞥從

者皆色難冲就礪跪起承迎甚熟哈真歡甚請與冲較飲量不勝者罰之冲引滿輒釀雖多不醉及闌舉觴不飲曰勝而如約罰及於公主而罰客於心安乎哈真重其言而大悅約詰朝會江東城下去城三百步而止哈真自城南門至東門鑿池廣濶十尺西門以北委之子淵東門以北委之就礪皆令鑿隄以防逃逸賊勢窘多出降者賊魁噶捨王子自縊殺其官人軍卒五萬餘人開門出降哈真與冲等行視投降狀王子偽丞相平章以下百餘人斬於馬前餘悉貸之哈真曰俺來自萬里與貴國協力破賊千載之幸

而軍行迫遽不得往拜國王此所恨也因請與冲就礪同盟曰兩國約為兄弟萬世子孫無忘今日冲設宴犒之哈真歸被虜民數百及以婦女駿馬遺冲就礪餘悉自隨冲送至義州哈真執冲手泣下不能別子淵頗知人謂我人曰汝國帥奇偉非常人也汝國有此帥天賜也冲嘗被酒枕其膝而睡子淵恐其驚寤略不動左右請易以枕子淵不肯其恩信之感人如此蒙兵奪諸將馬冲曰此皆官馬雖死納皮不可奪也蒙人信之有一將以馬易銀者乃以冲言為誣復多奪馬去冲以契丹俘虜分送州縣擇閒曠地居

之業農爲民俗呼爲契丹場凱還忠獻忌之停郊迓
禮以冲爲政堂文學判禮部事尋加守太尉同中書
門下侍郎修國史久之拜就礪爲樞密副使是歲義
州賊韓恂多智殺守將連諸城以叛獨延州成州龜
州安北府堅守乃以李克僭將中軍李迪儒將後軍
就礪將右軍討之明年以就礪代克僭將中軍恂智
等投金帥于哥下于哥下誘斬二人傳首于京三軍
請理諸城從逆之故就礪曰殲厥渠魁脅從罔治大
軍一臨無辜橫罹况兵興四年關東爲墟今復縱兵
自撤藩籬可乎乃遣郭元固金甫貞宗周賚等往義

州安集遺民周賚貪婪受賂無賂者借事誅殺州人
怨之引賊黨尹昌踰城入殺周賚元固等遁歸以告
就礪遣大將軍趙廉卿以兵五千討之昌逃賊黨瓦
解契丹餘衆亾竄寧遠山中時出鈔盜爲民患就礪
遣李景純李文彥擊破北境以安明年陞拜就礪樞
密使兵部尚書判三司俄遷參知政事九月平章事
冲卒王震悼輟朝三日贈開府儀同三司門下侍中
二十一年就礪卒謚威烈爲人節儉正直忠義自奮
持軍嚴士卒不犯秋毫有酒卽用一卮與最下者均
飲故得其死力江東之役事皆讓於冲至臨陣制敵

多出竒計以成大功然未嘗自伐及爲相正色御下
人不敢欺子佺門下侍郎佺之子曰良鑑良鑑之子
曰文衍

論曰高王之世崔氏父子繼世秉政內擁堅甲以專
權外委羸兵以責戰當斯之時欲以有爲其亦難矣
而遼孽屯據於險要蒙將壓境而徵師順之則莫委
其情逆之則必生他變安危之機間不容髮冲與就
礪乃能相機決策不震不疑定盟哈真固與國之心
不拜萬奴明尊王之義折衝樽俎却敵如神功成不
伐社稷底寧徐熙姜邯贊不得專美於前矣豈非所

謂英雄豪傑間世之人物乎

金仁鏡 李勣 金君綏

金仁鏡初名良鏡慶州人平章事義珍四世孫父永
固爲興郊驛使公清慈惠不咎一人後緣金甫當逮
繫寧州獄當死興郊吏民詣處置使涕泣請貸竟獲
免焉第宅已沒官妻子無所託興郊吏斂米布厚遺
之仁鏡才識精敏善隸書明宗時中乙科直史館轉
起居舍人高宗初趙冲討契丹于江東辟仁鏡爲判
官時蒙古帥哈真策真帥子淵請兵糧冲欲訶難其
人仁鏡請行冲曰幕中籌策君職耳冒險往謀非素

習也何請為仁鏡曰嘗聞蒙古布陣取法孫吳余少
讀六書熟知之故敢請沖許之遣仁鏡領精兵一千
輸米千石與之哈真子淵攻丹兵于岱州屯州西禿
山仁鏡往見之兩元帥張樂宴慰極歡而罷仁鏡就
西門外結方陣兩元帥登高而望蒙兵被甲帶劍相
對立仁鏡使才人列軍前鼓躁作雜戲又使善射者
二十餘人一時俱射矢入州城契丹登城望者皆走
避兩元帥嘆軍容整肅冲就礪繼至遂破賊事定擢
樞密院右承宣十四年東真寇定長二州仁鏡知中
軍兵馬事與戰于宜州敗績明年被讒貶牧尚州故

無相送者唯門生餞于郊仁鏡有詩云一鞭幾盡掃
胡塵萬里南荒作逐臣王筍門生多出餞感深難禁
淚沾巾又題州壁云敢向蒼天有怨情請來猶自得
專城何時鈴閣登黃閣太守行為宰相行未幾拜翰
林學士尚書左僕射當時以為美談十九年進政堂文學吏部尚書監
修國史陞中書侍郎平章事二十二年卒謚貞肅文
武吏才俱瞻天資清婉無一點塵累高文大冊皆出
其手尤工近體世稱良鏡詩賦子鍊成擢魁科官至
尚書左僕射翰林學士承旨孫承茂登第歷史翰為
金俊所重累遷侍御史時承宣許珙執政諸道按察
多行餽遺廉軒韓玩亦附珙多受賂承茂皆劾論珙
由是惡之

李勣砥平人父俊善大將軍勣屬內侍轉閣門祇候
累遷平部郎中高宗三年金山兵犯境勣爲右軍兵
馬判官與賊戰于豸猴驛賊乘勝而進我軍奔北勣
獨瞋目直前手斬數級遂叱衆俱進賊乃退拜將作
監爲左軍兵馬副使戰于廣灘先登大捷俘獲甚衆
王嘉之授將軍固辭不受出爲慶尚道按察使明年
賊又大至敕令諸道按察使率兵赴援時賊遮屯要
害元帥密諭避之勣曰握兵赴戰惟恐不遇賊遇而
避之不勇也直衝賊屯而行果遇賊與戰克之虜獲
無算勣轉軍餉于順州賊自殷州出其不意急擊之

麾下士不滿百人死戰却之元帥登城望之嘆賞至
垂涕又明年召拜尚書左丞是時賊入保江東城復
以勣爲兵馬使選精銳屬之勣辭以單騎赴之及賊
平仍留爲東北面兵馬使六年擢右承宣尋進樞密
副使尚書左僕射累陞樞密使御史大夫十二年卒
年六十四爲人平易溫柔喜怒不形及臨陣賈勇人
莫能及性儉素雖至貴顯常處陋室晏如也

金君綏樂浪侯富軾之孫也弱冠文學爲儕輩所推
明宗朝擢魁科直翰林院高宗初拜侍郎時朝臣出
使或有貪冒侵漁者民多怨咨君綏與李宗揆宋安

國金周鼎崔正份等十一人被選為諸道察訪使問
民疾苦察吏清汙適有契丹兵未遑廉按宗揆安國
周鼎皆以奉使不稱貶獨正份激揚得立君綏後拜
左諫議大夫代趙冲為西北面兵馬使以清白愛民
稱契丹兵至肅州求清之境君綏率諸城兵擊之斬
四百三十餘級虜二十一人獲馬五十餘匹及韓恂
多智叛君綏仍知中軍兵馬事討之以計斬恂智函
首送于京兵馬使金就礪嘆其不先報已乃因君綏
管下錄事有盧仁綏者素與君綏有隙因數譖于就
礪又譖崔怡流君綏于漢南時人寃之

論曰東國士大夫相尚以詞藻視韜略為麤人之事
研精於兵學者鮮矣金仁鏡少讀六書當蒙兵之至
勇於赴難其志氣可尚也李勣遇賊不避經累戰而
不挫有古勇將之風矣金君綏繼趙冲總戎事有功
無罪為就礪擠之君子之樂善不伐者其果爾邪詩
曰讒人罔極交亂二人諒哉

朴犀 宋文胄 金慶孫 崔椿命

朴犀竹州人尚書仁碩之子高宗十八年為西北面
兵馬使蒙古元帥撒禮塔屠鐵州至龜州犀與朔州
將軍金仲溫靜州將軍金慶孫靜朔渭奉州守令各

引兵會龜州犀以仲溫守城東慶孫軍守城南都護
別抄及渭秦州別抄二百五十餘人分守三面蒙古
兵圍城數重日夜攻西南北門城中軍突出擊走之
蒙兵擒渭州副使朴文昌令入城諭降犀斬之蒙兵
選精騎三百攻北門犀却之蒙古創樓車及大牀裹
以牛革中藏兵薄城底以穿地道犀穴城注鐵液以
燒樓車地且陷蒙兵壓死者三十餘人又斫朽茨以
焚木牀蒙兵錯愕而散蒙古又以大砲車十五攻城
南甚急犀亦築臺城上發砲車飛石却之蒙兵以人
膏漬薪厚積縱火攻城犀灌以水火愈熾令取泥和

水投之乃滅蒙兵車載草藪之攻譙樓犀預貯水樓
上灌之火焰尋熄蒙兵圍城三旬百計攻之犀輒乘
機應變以固守蒙兵不克而退復驅北界諸城兵來
列置砲車三十攻破城廊五十間犀隨毀隨葺鎖以
鐵絙蒙兵不敢復攻犀出城大捷蒙兵退屯樹柵以
守撒禮塔遣我國人池義滾以淮安公牒至龜州諭
降犀不聽蒙兵又造雲梯攻城犀以大于浦迎擊之
無不糜碎梯不得近大于浦者大刀大兵也明年王
遣諫議大夫崔林壽監察御史閔曦率蒙古人往龜
州城外諭曰已遣淮安公講和于蒙兵我三軍已降

可罷戰出降諭數四猶不降曦憤其固守欲拔劍自
刺林壽更諭之犀等重違王命乃降後蒙使至以犀
固守不降欲殺之崔怡謂犀曰卿於國家忠節無比
然敵人之言亦可畏也卿其圖之犀乃退歸其鄉蒙
古之圍龜州也其將有年幾七十者至城下環視城
壘器械歎曰吾結髮從軍歷觀天下城池攻戰之狀
未嘗見被攻如此而終不降者城中諸將他日必為
將相後犀果拜門下平章事時有宋文胄亦從軍龜
州者也以功超授郎將二十三年丙為竹州防護別
監蒙古至竹州城諭降城中士卒出擊走之蒙兵復

以砲攻城四面城門輒摧落城中亦以砲逆擊之蒙
兵不敢近蒙兵以人油灌橐縱火攻之城中一時開
門突擊之蒙古死者不可勝數蒙兵攻城凡十五日
竟不能拔燒攻具而去文胄在龜州熟知蒙古攻城
之術其計畫無不先料輒告衆曰今日敵必設某機
械我當備某器應之賊至果如其言城中謂之神明
論功拜左右衛將軍

金慶孫初名雲來平章事台瑞之子母夢五色雲間
有衆環擁一青衣童自天墮懷中因有娠及生美容
姿頭上有起骨龍爪性莊重和裕智勇絕人有膽略

常處室必著皂衫如對賓怒則鬚髮輒豎早以蔭進
歷華顯高宗十八年爲靜州分道將軍蒙古兵渡鴨
綠江屠鐵州侵及靜州慶孫率衙內敢死士十二人
開門出戰蒙古却走俄而大軍繼至州人度不能守
皆迸竄慶孫獨與十二士登山夜行不火食七日到
龜州朔州金仲溫亦棄城來會兵馬使朴犀令仲溫
守城東西慶孫守城南蒙古兵攻南門慶孫引十二士
及諸城別抄將出城令曰爾等不顧身命死而不退
者右別抄伏地不應慶孫悉令還入城獨與十二士
進戰射先鋒黑旗一騎卽倒十二士因奮戰流矢中

慶孫臂血淋漓猶手鼓不止四五合蒙兵退却慶孫
整陣吹雙小笳還犀迎拜而泣慶孫亦拜泣犀於是
守城事一委慶孫蒙古圍城數重日夜攻之積草車
中輾而進攻慶孫以砲車鎔鐵液以瀉之燒其積草
蒙兵却復來攻慶孫據胡牀督戰砲過慶孫頂中在
後衙率身首糜碎左右請移牀慶孫曰不可我動則
士心皆動神色自若竟不移大戰二十餘日慶孫隨
機設備應變如神蒙古曰此城以小敵大天所佑非
人力也遂解圍而去尋拜大將軍知御史臺事二十
四年爲全羅道指揮使時草賊李延年兄弟嘯聚原

栗潭陽諸郡無賴之徒擊下海陽等州聞慶孫入羅
州圍州城慶孫登樓望之曰賊雖衆必屠村民耳即
募得別抄三十餘人聚父老泣諭曰爾州御鄉不可
同他郡降也父老皆泣慶孫督出戰左右曰今日兵
少賊多請待州郡兵至慶孫怒叱之於街頭祭錦城
山神手奠二爵曰戰勝畢獻張蓋而出左右曰恐為
賊認慶孫叱退之遂出懸門未下召門者將斬之懸
門下慶孫乃出延年戒其徒曰指揮使乃龜州大將
吾當生擒為都統勿射也皆令不用弓矢以短兵戰
兵始交延年恃其勇直前將控馬轡以出慶孫拔劍

督戰別抄皆殊死戰斬延年乘勝逐之賊徒大潰一
方復定入拜樞密院知奏事有人譖崔怡曰慶孫父
子欲盡相公怡檢覈無實乃流譖者木史云江轉樞密
院副使三十六年崔沆忌慶孫得衆心流白翎島後
二年沆弒繼母大氏並投兵承績于江以慶孫為承
績姻親遣人配所投海中慶孫累立大功朝野倚重
遽為姦賊所害人皆痛惜子瑋

崔椿命文憲公冲之後也性寬和有節操高宗十八
年守慈州今慈州蒙兵圍州椿命率吏民固守不下國
家畏撤禮塔詰責遣內侍宋國瞻諭降椿命閉門不

對國瞻罵而還及三軍帥降撒禮塔謂淮安公曰慈州不降宜遣人諭之使遣大集成與蒙古官人到城下曰國朝三軍已降宜速降椿命登城樓使人對曰朝旨未到何信而降集成曰淮安公已來請降故三軍亦降此非信邪對曰城中人不知有淮安公遂拒不納蒙古官人令集成入城椿命使左右射之皆奔却終不下集成滾銜而返撒禮塔必使殺之王以問宰樞皆請未減集成詣崔怡曰不殺椿命蒙將必怒禍且不測請公獨斷殺之怡諾於是宰樞不得已從之獨俞升旦以為不可殺聞者歎服怡遣內侍李自

全往西京將斬之椿命辭色不變蒙古官人曰此何人白金曰慈州守也官人曰此人於我雖逆命在爾為忠臣我且不殺爾既與我約和矣殺全城忠臣可乎固請釋之後論功以椿命為第一擢拜樞密院副使三十七年卒子恬官至衛尉卿

論曰朴犀金慶孫以孤城弱卒拒天下方張桀驁之虜使不得東下國家屹然如山嶽吾東方善守城者安市以後又有龜州功不細矣犀退屏鄉居終至大拜慶孫晚節為權姦枉害惜哉崔椿命聞國朝降猶堅守不下可為守土之準則矣為崔瑀所忌羣議和

附俞升朝獨抗論辨之使忠義之氣死而復生噫三
臣者竭忠王室不附權門大節炳然與趙冲金方慶
埒不獨其功為可稱爾

金希碑 李子晟 金允侯 金應德 陳子和

金希碑本羣山島人其先隨商舶到開城畱居遂以
為籍初以監牧直補散員累遷忠清道按察使有清
望轉將軍高宗八年蒙古使著古與等怒館待不滿
意或射或擊館伴郎中崔珙等走出門即下鑰蒙古
使不得出希碑開門入諭怒得解東北面兵馬使報
又有蒙古使這可等來王以蒙人谿壑其慾凡所需

索與之則財竭否則釁生議未決遣侍中李抗司天
監朴剛材卜于大廟又未決這可等二十三人及女
使一人來督國贖王以希碑有膽略又知詩禮善辭
命為類會使這可等曰前此未聞安只女大王遣使
而不接待也希碑答曰往歲蒙大國恩今使价枉臨
弊封若其迎迓之禮與國贖等事敢不盡心然君在
都護府手射一人死生未可知若生則君之福死則
一行必見拘畱這可等屈膝慙服一聽希碑處分又
蒙古使喜速不花等來王宴于大觀殿喜速不花等
將佩弓矢上殿希碑曰自兩國交好皆具禮服相見

今欲以橐鞬赴宴饗如禮何卽解之又爲東真使館
伴東真使唱曰東君初報暖希碑卽對云北帝已收
寒使曰有何意而賦此句也答曰君以春意唱吾亦
以春事和之使歎服不復詰出爲義州分道將軍十
年金元帥丐哥下屯兵馬山潛寇義靜麟三州希碑
奏請往擊不得命乃遣甲士百人掩襲丐哥下營擒
三人奔潰溺鴨綠江死者頗多取輜重二十二船以
還俄改西北面兵馬副使十三年丐哥下欲使其兵
變蒙古服入寇義靜州知兵馬使李允誠遣別將金
利生大官承白元鳳率兵二百餘人渡鴨綠江攻破

石城斬宣撫副統等五人獲牛馬兵仗不見丐哥下
而還希碑與判官員外郎孫襲卿御史宋國瞻議曰
丐哥下背我國恩掠我邊民而莫有禦者國之恥也
宜相與戮力追討以雪國恥遂選步騎一萬餘人希
碑將中軍襲卿將左軍國瞻將右軍賚二十日糧往
討石城丐哥下遣兵救之希碑等與戰奮擊大敗之
斬七十餘級急攻石城城主率兵出降涕泣銜塊誓
天乞解圍希碑數丐哥下背恩之罪而還至紫布江
冰已解不可渡是夜冰合乃渡入自清虜鎮希碑作
軍杖鉞未雪恥將何面目朝天關一奮青蛇指馬山
胡軍勢欲皆顛蹶虎賁騰挐涉五江城郭爛爲煨燼

未臨杯已暢丈夫心反面無由愧汗發國瞻和云以
 仁為脊義為鋒此是將軍新巨關一揮向海鯨奔
 再舉向陸犀象蹶况彼馬山窮制之可以隨鞭
 未朝涉五江暮獻捷喜氣萬斛春光發襲卿和云塞
 恒無鼎又無鐘欲記元功詩可闕書之板上告後來
 觀者爭前僵復蹶孟明濟河雪秦恥若比於公當處
 未明年又可定天山初希碑將發兵密以書告崔怡
 三箭元無一虛發及還有司欲劾希碑擅興師聞怡知之遂寢然功賞
 不行明年出為金羅道巡問使希碑嘗洩術僧演之
 相崔怡之語有人因譖怡曰希碑等謀害公怡遣人
 捕希碑時希碑在羅州捕者至略無懼色從容語曰
 願一言而死遂口號云欲報清河百注恩東西南北
 摠忘身奈何一朝逢天厭紫陌人為碧海人自投于

海並沈其子弘已等三人希碑美風儀有智勇通書
 史為怡所親信怡病希碑恐不瘳卜於演之家為妬
 勢者所讒而死弘已娶上將軍趙廉卿女廉卿憫弘
 已無罪而死舉家為之茹蔬一日怡宴兩府及諸將
 軍問廉卿曰何故不食肉曰闔家素饑故也怡變色
 曰我知之公若無異心宜速納壻廉卿懼欲妻以郎
 將尹周輔女泣曰夫死幾日而遽欲奪志廉卿強之
 婚夕周輔夢弘已擊其勢驚覺俄而陰痛翼日乃死
 希碑壻鄭相判樞密通輔子也恃勢驕橫嘗殺大將
 軍池允潔妻流南方後召還夜至壽德宮里門閉相

怒管鑰者遲來從門隙射殺之法官大集成金得循
崔宗蕃洪斯胤等聽希碑通輔囑不問唯郎中李廷
翽固執不得遂以輕罪論免未幾廷翽爲晉陽副使
崔怡嘉其守法拜紫門指諭

李子晟牛峯郡人父公靖兵部尚書子晟性剛烈有
勇力善射屢從軍有功累遷上將軍高宗十八年蒙
古元帥撒禮塔舉兵入侵王命將帥三軍禦之屯洞
仙驛會日暮謀者報無賊三軍解鞍而息有人登山
呼曰蒙古兵至矣軍中大驚皆潰蒙古兵八千餘人
突至子晟及將軍李承子盧坦等五六人殊死拒戰

子晟中流矢坦中槩墜馬有兵救之僅免三軍始集
而與戰蒙古兵稍却復來擊我右軍有散員李之茂
李仁式等四五人拒之馬山草賊之從軍者二人射
蒙古兵應弦而仆官軍乘勝擊走之明年_辰遷都江
華御史皂隸李通乘開京虛囂聚畿縣草賊及城中
奴隸以及逐畱守兵馬使遂作三軍移牒諸寺招集
僧徒掠取公私錢穀王以子晟爲後軍陣主樞密副
使趙廉卿爲中軍陣主上將軍崔瑾爲右軍陣主討
之賊聞三軍自江華來拒于江三軍與戰于昇天府
東郊大敗之別將李甫鄭福綏率夜別抄先至開城

八景著卷之三十一
賊閉門城守甫給曰吾等已破官軍而還可速開門
門者信之即開南福綏等斬守門者引兵至通家斬
之子晟等繼至賊魁計窮逃匿悉捕餘黨誅之初忠
州副使于宗柱每簿書間與判官庾洪翼有隙聞蒙
古兵將至議城守有異同宗柱領兩班別抄洪翼領
奴軍雜類別抄相猜忌及蒙古兵至宗柱洪翼與兩
班等皆棄城走惟奴軍雜類合力擊逐之蒙古兵退
宗柱等還州檢官私銀器奴軍以蒙古兵掠去爲辭
戶長光立等密謀殺奴軍之魁者奴軍知之曰敵兵
至則皆走匿不守何乃以敵人所掠及歸罪吾輩欲

殺之乎盍先圖之乃詐爲會葬者吹螺集其徒先至
首謀者家火之凡豪強之有素怨者搜殺無遺且令
境內曰敢匿者滅其家於是或有匿者則婦人小兒
皆被害王又遣子晟等率三軍討之三軍至達川水
溪未涉方造橋奴軍賊魁數人隔川告曰吾等欲斬
謀首出降子晟曰如此則不必盡殺汝輩也賊魁等
還入城斬謀首僧牛本以來官軍留屯二日奴軍勇
健者皆逃匿官軍入城擒支黨悉誅之以所獲財物
牛馬來獻又明年命子晟爲中軍兵馬使討龍門倉
賊獲其魁居卜往心等誅之又有東京賊崔山李儒

作亂又遣子晟往擊之子晟帥師并日疾馳據永州城以待時賊傳檄州郡刻日期會諸郡依違聞子晟入永乃定賊以爲子晟軍自遠急來欲乘勞擊之集永之南郊官軍登城望之告子晟曰我軍冒熱遠來賊勢盛且銳鋒不可當宜閉門休士數日而後與戰子晟曰不可凡疲卒休則愈怠若曠日持久賊得我情恐生他變不如急擊遂開門突出及賊未陣奮擊大敗之僵屍數十里斬山等數十人令曰脅從罔治民大悅子晟自平東京後將士日集其門恐爲權貴所忌謝疾杜門人稱知幾三十八年以門下平章事

卒王震悼謚義烈

金允侯高宗時人嘗爲僧住白峴院蒙古兵至允侯避亂于處仁城蒙古元帥撒禮塔來攻城允侯射殺之王嘉其功授上將軍允侯讓功于人曰當戰時吾無弓箭豈敢虛受重賞固辭不受乃改攝郎將後爲忠州山城防護別監蒙古兵來圍州城凡七十餘日糧儲幾盡允侯諭厲士卒曰若能效力無貴賤悉除官爵爾無不信遂取官奴簿籍焚之又分與所獲牛馬人皆效死赴敵蒙古稍挫遂不復南以功拜監門衛上將軍其餘有軍功者至官奴白丁亦賜爵有差

出爲東北面兵馬使時東北面已沒於蒙古故不赴
官至守司空右僕射致仕

金應德性勇敢元宗十一年爲羅州司錄時三別抄
反據珍島勢甚熾州郡望風迎降或往珍島謁見賊
將至羅州副使朴瑋等首鼠未決上戶長鄭之呂慨
然曰苟不能登城固守寧遁避山谷爲州首吏何面
目背國從賊乎應德聞其言卽決意守城牒州及領
內諸縣入保錦城山樹棘爲柵率勵士卒賊至圍城
攻之士卒皆裹瘡死守賊攻城七晝夜竟不能拔州
遣金叙鄭元器鄭允等來報王嘉之賜應德爵七品

敘等擢伍尉又賜米各十五石後應德又與賊戰于
珍島獲一艘盡殺之陳子和亦羅州人也長身驍勇
按察使權旦遣靈巖副使金須以兵二百守濟州又
使將軍高汝霖率兵七十繼之子和時年十九亦從
軍及賊攻濟州須汝霖等力戰死之子和直入賊中
斬其將郭延壽以出又入又如之士卒喜躍旣而復
入爲賊所害賊乘勝盡殺官軍遂陷濟州

論缺

木齋家塾彙纂麗史卷之二十七

木齋家塾彙纂麗史卷之二十八

名臣七

金方慶 金周鼎 柳璣

金方慶字本然安東人父孝印兵部尚書翰林學士
 方慶之在娠也母夢餐雲霞覺而牙頰爽然語人曰
 吾兒必神仙中來也生而雋偉卧啼路旁牛馬為之
 避人異之高宗朝年十六陰補式目錄事累至監察
 御史出為西北面兵馬判官入為牽龍行首是時忠
 獻父子四世柄國名卿碩儒無不被其籠絡而受其
 顧使獨方慶專心王室風節凜然牽龍禁衛也爪牙

之士悉肆忠獻私第宿衛甚疎直廬湫隘人不堪處
方慶日夜處其中疾病不請告勵志益堅元宗四年
知御史臺事尋拜上將軍與權兗忤貶守南京方慶
嘗有遺惠於西北民至是西北諸城上書乞復來鎮
方慶赴南京纔三日矣還鎮西北入爲刑部尚書樞
密院副使十年林衍廢王會世子還自朝元至義州
聞難還入奏世祖乞發兵討之世祖令蒙哥篤領兵
欲令本國臣不與衍者偕不得其人會方慶奉表至
李藏用曰非此人不可乃令偕方慶曰大軍到西京
若過大同江王京自亂變從中起宜令大軍不得過

江以聞帝詔官軍過大同江者罪之軍至東京衍懼
復王位入朝明年方慶與蒙哥篤入西京衍令指諭
智甫大率夜別抄屯黃州神義軍屯椒島以備之先
是崔坦韓慎殺諸城守畔附于元密具舟聚銳兵說
蒙哥篤曰林衍將殺官人走入濟州則雖天誅難以
加也官人聲言出獵潛兵往襲吾以舟師繼之則王
京可取而子女玉帛非他有也別將兵得公知其謀
密告方慶詰朝方慶詣蒙哥篤諸軍畢會蒙哥篤曰
久客無聊擊鮮爲樂公能從乎方慶曰獵於何所曰
至黃鳳州入椒島耳方慶曰官人亦聞聖旨何得過

江篤曰蒙人射獵爲事君何得禁之倘獲罪天子吾請獨當方慶曰我非禁獵禁過江耳果爲獵也豈無他處我在官人不得違詔因密誘甫大等令退兵蒙哥篤知方慶忠大加敬重有譖毀者皆以實告由是坦謀不行夏三別抄掠人民入據珍島以參知政事申思佺爲追捕使令方慶與宋萬戶兵助討賊方慶欲戰輒爲宋萬戶所沮而士女自賊中逃還者千餘人悉俘以去元遣元帥阿海討賊思佺無討賊意尋奔還王以方慶代領其衆賊出陸圍羅州分兵攻全州全人與羅議降方慶聞之牒全曰官軍一萬某日

入州辦餉以須乃解去方慶與阿海屯三堅院與賊累戰勝負相當會潘南人有譖方慶與賊通者阿海押送方慶于京達魯花赤言于王械譖者釋方慶授上將軍還討賊方慶至珍島賊出戰其船艦皆畫怪獸照耀海水旗幟盛張鉦鼓沸鳴阿海懼欲下船走方慶曰元帥若退是示弱也阿海不敢退於是方慶單舸出沒督戰賊兵大至驅逼而去麾下士皆殊死戰矢且盡被創甚不能起已薄珍島岸方慶度必死曰吾國大臣安能死賊手挺身投海左右挽止之不果士見方慶急復起叫呼疾戰方慶據胡牀指揮顏

言考慶卷之二十八
色自若會將軍楊東茂以蒙衝至擊之方慶乃得脫
歸明年方慶奏阿海罷之以忻都代方慶忻都將中
軍自碧波亭入永寧公洪茶丘將左軍自獐項入金
錫高乙磨將右軍自東面入而賊聚碧波亭欲拒中
軍茶丘先登縱火諸軍拔攻賊兵大潰其珍寶士女
悉爲蒙兵所獲而方慶追賊獲男女萬餘人戰艦數
十凱還方慶以功加太尉平章事賊入耽羅恃險益
猖獗時出抄掠濱海蕭然十四年以方慶爲中軍兵
馬元帥將水軍萬餘人與忻都茶丘屯潘南縣諸道
船皆爲風斃去獨以湖南百六十艘次楸子島夜半

風急不知所指黎明視之已泊耽羅濤瀾洶湧三軍
失色方慶仰天禱俄而風浪止中軍入自成德浦賊
伏兵巖罅大呼以拒方慶厲聲督諸軍上高世和挺
身先登羅裕將銳士繼進左軍三十艘自飛揚島直
擣賊壘賊遂不支走入子城官軍隨之火矢四放烟
焰漲天賊衆大亂賊酋金通精遁餘衆降耽羅悉平
凱還王遣承宣朴恒諭以明日入京將使廣平公郊
勞方慶方慶趣行入朝秋以侍中被詔如元帝趣入
見使坐丞相下輟御饌而與之時元興已久漠北諸
胡大海以南無不入臣而日本獨不庭帝遂命忽敦

茶丘偕方慶往征方慶將中軍朴之亮副之金佺將
左軍韋得儒副之金文庇將右軍羅裕副之蒙漢軍
二萬五千我軍八千水手六千七百戰艦九百艘發
於合浦略對馬島殺獲甚衆茶丘與之亮擊斬千餘
級由三郎浦分道而進倭兵突至直犯中軍長劍交
於左右方慶植立不動拔一矢厲聲大喝羣倭辟易
之亮李唐公金天祿等力戰倭兵大敗伏屍如麻忽
敦曰蒙人習戰無以加也方慶謂忽敦茶丘曰兵法
千里懸軍其鋒不可當吾師雖少深入敵境人自爲
戰卽孟明焚船淮陰背水也請復戰忽敦不從引兵

而還會夜風雨艫艦多破佺墮水死方慶還加上柱
國判御史臺事二年方慶如元王上書中書省請賜
方慶虎頭金牌方慶奉幣上殿故宋帝後至二人執
袂前導帝令宋帝坐皇太子下有司請方慶與宋羣
臣坐孰先帝曰高麗慕義自來宋力屈乃降何可同
也唯福王於其主大父行賜坐金宰相上因賜虎頭
金牌東人帶金符自方慶始方慶東還王出城而迓
忻都曰帝命子管麗軍子每事推王何也方慶曰閩
內則受制於君古也方慶素忠勤曲意事王及公主
王與公主甚安近焉旣屢立大功名聞天下天子信

其忠誠一國倚爲安危而小人失職者特不便也元朝所任忻都等皆狡悍用事相與謀禍方慶以陷東國初金佻之墮死也方慶奏章得儒不救主將罷之珍島之役卽將盧進義戰不力掠人財產方慶沒入之故二人俱憾方慶三年方慶往見忻都於碩州其還將士迎于碧波渡進義酌卮酒進諸麾下怒其先已韓希愈曰請勿飲恃理者酒方慶遽起得儒根於無功以頭觸希愈希愈歐退之得儒以告將治之方慶曰杯酒微過不必問由是二人充怏怏思亂乃具狀告於忻都曰方慶與子壻吏卒四百餘人謀去王

公主及達魯花赤入江華以叛東征兵器當納官而藏於親屬之家多造戰艦置諸潘南子弟門客列據險要事凡八條於是忻都以三百騎馳至告王及公主皆悉其誣然事不可已命柳璩元傳韓康等與忻都雜問之得儒乃曰乙亥歲方慶謂我云汝當助我盡殲官軍請與對辨璩乃折之曰得儒所言重於八事何不先載狀中邪金天祿顧叱曰汝二人犬豕也兵士犯律大將治之例也汝以此爲憾謀陷大臣天不誅汝是無天也王益知其誣止治希愈藏甲事先是茶丘亦有憾於本國聞得儒事請中書省來鞫方

慶忻都亦以聞帝詔忻都茶丘同鞫乃以鐵索圈其
首裸立終日時甚寒肌膚如潑墨加以慘毒絕而復
蘇茶丘必欲得方慶服以取信于帝乃曰汝能自首
天子必處以不死王憫方慶將死且以爲然語之曰
天子將明其情僞何自苦乃爾方慶曰王何以有是
教臣雖肝腦塗地不足報國寧有畏死誣服以負社
稷顧謂茶丘曰欲殺便殺終不爲不義屈竟論藏甲
流方慶于大青島遣印侯以聞帝問方慶藏甲幾何
對曰四十六副耳帝曰方慶恃此謀叛乎敕令方慶
父子得儒進義從王入朝將親問之方慶自海島還

從王如元進義至姚家寨舌爛暴死曰吾爲得儒所
誤得儒聞之憂怖不能食王上書都堂曰姦人無狀
謀危家國先中大臣如其實然何不告我而達於帥
府況藏甲之事方慶不知至於方慶自說謀反得儒
進義亦不曾說鞫問之時方說親聞而二人所言親
聞日月及處互相違戾韓希愈安迺材實我差遣指
稱方慶擅差潘南船楫俱是種田軍人所具指稱方
慶船隻其爲虛妄不待辨析而天門萬里勢難自白
豈謂聖明曲救率方慶赴朝望一一善奏省官見之
始皆釋然居無何得儒又死帝諭王曰許方慶者皆

死無可對朕固知方慶忠悉赦之方慶既還復爲中
贊六年秋上章乞退王不許會帝將復征日本王遣
趙仁規上書中書省曰陪臣方慶年齡雖邁壯心猶
在願效微勞以答天恩乞參帥府尙當公事帝詔授
方慶中善大夫管領高麗國都元帥時方慶如元賀
正帝御大明殿受賀方慶入朝帝溫言獎諭以白飯
魚羹食之曰高麗人好之因賜白羽甲劍一弓千甲
胄百胖襖二百分賜將士因令與忻都茶丘將東路
兵令范文虎將江南兵以六月望日會一歧島三月
王至合浦大閱諸軍方慶與忻都茶丘朴球金周鼎

勒舟師至日本世界村大明浦周鼎先與倭戰不利
六月方慶合兵大戰斬三百餘級倭兵猝至官軍少
却茶丘棄馬而走王萬戶擊倭乃退翼日又戰敗
績會軍中大疫忻都謂方慶曰船朽餉匱南軍不止
將柰何方慶曰奉旨賚三月糧今一月糧尚在俟南
軍來合攻可也既而文虎以南軍十萬至船九千艘
八月大風南軍皆溺死遂還乃罷征東行省九年封
上洛郡開國公方慶掌兵屢年權傾一國田園遍州
郡麾下將士日擁其門附勢假威者橫行中外而不
禁第征倭功賞不均人多歛望忠烈二十六年庚子

卒爲人忠厚嚴毅寡言能斷大事多識典故持身謹
飭不遺故舊雖致仕閒居憂國如家年八十九頭髮
不白能寒暑無疾倏然而逝諡忠烈孫永晫永煦繼
爲明公曾孫九容齊顏皆顯名當世

金周鼎光州人少好學沈厚寡言初調富城尉北兵
大至國家驚擾周鼎備敵撫民威惠並著忠烈四年
從王如元白請罷達魯花赤王京留戍軍合浦鎮守
軍鹽白屯田軍請放金方慶皆周鼎策也王益重之
還授左副承旨舊制凡國事宰樞會議承宣稟旨而
行周鼎言今宰樞甚多政令無統宜別置必閣赤委

以機務內僚不可皆令啓事請擇人爲申聞色罷其
餘令廉承益李之氏諷王遂置必閣赤申聞色周鼎
及朴恒薛公儉李尊庇廉承益印公秀趙仁規鄭興
李之氏郭預安戩李子芬尹文王鄭玄繼爲必閣赤
鄭承伍金義光姜碩李恕河汭爲申聞色常會禁中
參決機務時號別廳宰樞以非祖宗舊制人多譏議
時大府以內僚口傳及內侍院傳請財用殫竭有注
簿私假貸不能支剃髮爲僧周鼎以爲祇候尹諧舊
爲內侍必能節其傳請且大將軍金子廷將軍車得
珪內僚之首可抑羣豎口傳之弊白王爲別監與監

察別監雜考大府歲入以省其費後口傳愈多傳請
愈繁內僚爭援例求爲各司別坐莫之能禁東征之
役颶風覆舟官軍多溺死周鼎以計拯溺所活甚衆
然爲鷹坊都監使以鷹犬媚王頗張威福十六年卒
謚文肅

柳璩字天年政堂文學公權之孫高宗朝登第累遷
至國子大司成久在政房與俞千遇俱爲崔沆所厚
蒙兵之亂沆欲徙三陟山城郡人不欲遣璩銀瓶三
十請勿徙璩却乃遺千遇言於沆得不徙璩謂沆曰
三陟之徙實關利害郡人安土重遷嘗餽我銀幣我

不敢受今而不徙何也沆以千遇賣已追所賂流海
島以故千遇與璩隙沆子竝累世用事擅威福璩遂
與金俊等謀誅竝俊詣璩議璩不敢顯言令家人進
杏子一碗俊拜曰已諭蓋杏與幸聲相近也是日誅
竝歸政王室王謂璩曰卿等爲寡人立非常之功潛
然泣下卽拜副承宣俄遷知奏事上將軍璩以近來
爲知奏者率皆權臣力辭賜推誠衛社功臣號綵段
百疋甲第土田陞其鄉儒州爲文化縣令璩旣誅竝
奏置政房于便殿側掌銓注凡國家機務皆決焉俊
弟承俊自以爲功高秩卑常怏怏璩聞之謂承俊曰

以公之功雖一日九遷可也然循資除授國家常典
公無庸恨焉承俊益銜之譖于俊諷王罷璪元宗三
年命圖形壁上明年拜平章事璪與金丘朱悅友善
數相過璪謂丘等曰始謂衛社者能效忠國家今見
其人皆羣小也論古史言及當世宦寺之弊宦官聞
而銜之訴于王王曰此人欲執權柄爲俊所排志不
之遂昨日曲宴宰相皆樂璪獨不悅我親酌以勸竟
不樂果有二心召丘責曰汝交結柳璪好論國事予
欲罪之第以汝掌詞命特宥之慎勿復爾流璪于黑
山島籍其家璪素富嘗徙宅輸財車馬連亘旬日而

止及誅竝策勳富倍之珍寶器玩穀帛不可勝計至
是盡籍之未幾俊誅釋璪還未至復流他島三別抄
之亂璪在江華挈家將還古京没于賊璪載妻子于
小舸載財寶于大船與賊共處久之璪佯嘔若中熱
請就涼小舸賊許之璪斷纜而去賊追不及王聞璪
被執恐賊得璪爲謀主璪徒步謁王王大喜復拜平
章判兵部事忠烈二年拜僉議侍郎監修國史判叛
圖先是璪以平章罷元傳繼之以判軍簿修國史至
是璪以判版圖復相位在傳下傳曰吾於柳猶門生
安敢居上璪曰判軍簿爲二宰判版圖爲三宰其來

尚矣相讓久之王以問許珙對曰璪之言舊制傳之言私恩也然後進讓先進禮也若加璪監修國史躋於傳上亦人望也從之石抹天衢館夜得書曰貞和呪詛公主齊安公淑金方慶李汾禧等四十餘人謀入江華以叛公主囚貞和天衢拘淑方慶召宰相雜問之天衢諷公主親鞫諸囚璪與諸宰相請見公主膝行而前曰近世權臣執國命有被告者不問虛實輕重卽加誅戮如刈草菅人懷戰慄莫保朝夕皇天眷佑蕩除妖孽使公主來莅東方臣等相慶以爲無復前日之禍今乃有此事所得書中事臣請辨之我

國人物衰耗官軍屯於四面誰敢逃竄無名之書何足取信倘皆信之我一二臣明日亦恐不免誰敢竭力以共王事璪涕泗交下辭氣懇篤公主感悟皆釋之獨畱貞和璪復曰貞和之事亦易辨也自公主釐降國人按堵咸感帝德淪入骨髓貞和挾私憾欲害公主鬼神有知則背德之禍其自反也公主亦許之王遣人謝璪得儒之誣方慶也忻都白玉及公主請拷掠方慶王將許之璪進曰臣生長邊鄙未知上國之制其在本國之法先囚告者次繫被告者白玉然後鞫問所告實則賞虛則反坐今不囚告者便欲拷

掠被告者於理如何折都默然語在方慶傳四年上
章乞退以修文殿大學士致仕十五年卒年七十九
謚文正璫體肥短人望之儼然天姿明敏器度雄深
能斷大事有藻鑑元傳許珙皆其薦也嘗領史館撰
神熙康高四朝實錄三典禮間論文章先體制而後
工拙所得多知名士李尊庇安珣安戩李混皆璫門
生也與俞千遇同掌試千遇喜自用程文有微疵必
擯之璫不與較及榜出皆老於場屋者然少至達官
璫初掌試座主任景肅解所帶烏犀紅鞞與之曰公
之門下得如公者傳之及尊庇掌試欲傳之失於林

衍之亂買之市卽其帶也士林傳爲異事子陞官至
僉議參理久在閤門時禮文散失陞撰新儀甚詳後
人遵用之

論曰金方慶當麗室瘵毀之餘藉外兵以靖內難而
元世祖陰有并取之心顧患於無名其諸將任東事
者特兇悍難制而本國羣失職之徒乘機附會中傷
大臣思陷國而立功于元方慶周旋其間盡心竭節
忠勤密勿感動鄰國雖屢瀕困阨而卒保其身以衛
社稷高麗之不亾方慶之功也金周鼎柳璫智謀之
士也周鼎請罷達魯花赤撤鎮戍而伸方慶其謀畫

足稱焉璪託物喻意誅勦四世之權臣船貨餌賊得全於別抄之亂及再當揆獄禍屢起璪毅然當之解焚釋難動中機會其功大矣斯二人者或少風節或寡廉稱然君子捨短而錄其功焉

韓希愈 裴廷芝 元冲甲 金忻 羅裕 益禧

韓希愈嘉州吏善騎射有膽略嘗與鄉人火獵希愈策馬出入火中如飛人相顧驚愕希愈笑曰大丈夫陷陣突敵死且不懼况此乎補隊正累遷大將軍從金方慶討珍島耽羅皆有功日本之役方慶以希愈為先鋒短兵相接希愈赤手奪敵刃手傷血流遂奮

擊斬數級忠烈時拜密直司事王聞乃顏叛將助征以希愈為右翼萬戶將兵啓行聞帝已擒乃顏罷兵還歷判密直三司事乃顏黨哈丹來侵元遣薛閣干及那蠻歹音大王分兵救之我軍先與薛閣干併日行破賊于燕歧俄而賊益精騎至那蠻歹後至將戰賊有勇士一人射我軍每發輒倒希愈援槊躍馬突入賊陣賊辟易扼勇士以出斬之槊其首示賊賊氣褫別將裴廷芝拔劍躍馬所向披靡流矢貫輔車裹瘡復戰俘馘甚衆大軍縱擊大敗之賊盧的等二千許騎潰圍遁去遂班師次石破騎那蠻歹使謂薛閣

千曰賊魁未擒不可不追薛閣干曰如聖旨則可何
用窮追薛閣干軍令嚴肅士卒震懾所過秋毫不犯
二戰而克皆其力也王命希愈追捕餘賊召還雷鎮
江都出拜東北面都指揮帝命為懷遠大將軍賜三
珠虎符弓矢玉帶印侯攜廷芝如元帝召見曰勇士
也賜白金五十兩尋知僉議府事忠宣為世子在燕
邸校尉金臣甫訴曰臣初從洪綏來希愈以我背綏
投邸下陵虐我家希愈何人獨不知有邸下乎白王
命趙仁規訊之召希愈希愈方與客飲曰吾無罪飲
自若王怒命縛致收虎符希愈性強自度無罪終不

屈乃流祖月島希愈屢建軍功知名上國人寬之後
拜守司空中京畱守尋改贊成事判版圖萬戶印侯
與希愈有隙証以叛流海島召還遣使如元辨之元
執希愈以歸會王入朝奏希愈侯曲直乃釋希愈尋
拜重大匡僉議中贊宦者李叔自元來令宰樞會宮
門曰與中贊洪子藩者左與希愈者右時希愈用事
王倚以為重故兩府皆右希愈從王入朝三十二年
卒于元性廉直家甚貧每從王獵射命中賜馬亦不
畜輒與人印侯兄事之嘗至其家曰嗟吾兄之貧乃
如是邪請王賜粟數百斛裴廷芝犯法希愈欲治侯

請之希愈不許侯曰忘我德邪希愈怒拔佩刀目侯
洪子藩在坐眈廷芝廷芝奪其刀走希愈逐不及他
日廷芝詣希愈謝希愈曰向非汝吾幾殺侯矣門客
柳甫通其愛妓希愈覺讓甫甫曰予從軍有炊爨之
勞今以一妓絕我邪希愈笑與甫妓平居雖老繕治
弓矢甲冑如臨陣時每月夜操長槍走且跳曰吾力
尚可用也王自復位以來王惟紹宋璘等用事離間
王父子希愈自以起自行伍位至宰輔感王德惟務
承順忠宣謂希愈黨王宋憾之及卒竄其子儉于嘉
州廷芝有吏幹按忠清金羅為政廉平累遷密直副

使忠肅八年黨獄杖流卒

元冲甲原州人為人短小精悍眼有電光臨亂忘身
忠烈辛卯哈丹踰鐵嶺入屯原州剽掠牛馬冲甲以
鄉貢進士率步卒六人逐之奪賊馬八匹賊都刺閣
等領兵四百又至城下冲甲與敢死者仲山等七人
入賊中仲山斬一人皆棄鞍馬而走賊復來多張旗
鼓圍城數重一賊持書來誘冲甲突出斬之繫其書
於頭擲之賊皆退益修攻戰之具鼓譟而進百計攻
之矢下如雨城幾陷興元倉判官曹慎出城與戰冲
甲突上東峯斬一級賊稍亂別將康伯松等合擊助

戰慎援桴鼓之矢貫右肱鼓音不衰聲振山岳斬都
刺閣等六十餘人射殺者幾半大敗之自是賊鋒挫
銳諸城亦堅守皆冲甲之力也忠宣時拜鷹揚上將
軍又賜功臣號辛酉卒謚忠肅

金忻上洛公方慶之子以蔭調刑定都監判官三轉
爲將軍從父討耽羅征日本忠烈五年以禿魯花入
元本國人庾賄言於帝曰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勢
也請令高麗蠻子征日本勿遣官軍因令高麗備兵
糧二十萬石帝許之忻謂賄曰汝非黔弼之孫也而
欲壞本國如此賄曰汝王如泥塑佛尹秀李貞元卿

朴義梁善大等剽民所取亦足以備軍糧我欲去姦
臣復正三韓也忻不對後襲父職佩金虎符授大將
軍高麗軍萬戶遷僉議參理十五年帝以海都兵犯
邊遣使徵兵王遣忻領軍赴遼陽後哈丹從北路來
忻屯叅瑕縣高城郡界備之鐵嶺防守鄭守琪懼遁
還嶺路隘人一與一行賊下馬魚貫而登時賊飢甚
及得守琪糧大饗數日鼓行而前踰嶺入交州忻亦
走避賊遂陷楊根時帝遣元帥薛闡干來討之忻將
右軍與薛闡干屯木州邏報賊屯燕岐縣遣木奴赤
往覘之夜半諸軍發木州黎明至燕岐賊陳正左山

下諸軍圍之賊大驚欲據險登山我軍夾擊賊腹背受制皆棄馬隱林間前鋒疑懼不敢進忻叱曰敢後者斬於是步卒爭先登殊死戰李碩田得賢等突前斬賊先鋒乘勝大呼大軍合擊賊勢窮奔潰追至公州江伏屍三十餘里溺死者甚多賊引精騎千餘渡江而遁獲其婦女衣服鞍馬寶器不可勝計遣人告捷王又遣忻于竹田追討餘賊授判密直司事帝賜弓矢鞍玉帶銀一錠賞戰功陞判三司事尋知都僉議司事印侯之誣希愈也忻與侯發兵執希愈告左丞哈撒鞫之希愈不服侯忻將如元訴帝王留之不

從王亦遣使如元辨其誣會赦忻等免丁父憂還國服闋又如元時希愈爲相故忻不肯還居燕七年及希愈卒拜三重大匡襲封上洛公遂東還以父遺命辭萬戶授兄子承用卒年五十九

羅裕羅州人三韓功臣聰禮十世孫也父得璜判民聚斂諂事崔沆爲長興副使沆農庄在臨陂以故陞爲全羅按察使裕以陰調慶仙店錄事林衍挾私憾殺裕舅趙文柱脅裕離婚以義拒之累遷至將軍從元帥金方慶討三別抄于珍島有功時朝士妻多陷賊率改娶及賊平妻還者皆棄之裕亦新娶後得舊

室賊中為夫婦如初聞者義之方慶討耽羅裕又以
大將軍將前鋒先下岸殺獲甚眾經略使賞以所獲
男女奏帝賜中統寶鈔又從方慶與元將忽敦等征
日本遷鷹揚軍大護軍王之請親征乃顏也賜裕虎
頭牌為中翼副萬戶及班師策為一等功臣乃顏黨
哈丹子老的鈔掠平壤將攻江都王命裕禦之沿海
踰險遇賊于平壤斬哈刺桑哥二賊將賊潰又戰于
燕岐大敗之餘眾竄入女真地王遣裕于交州追捕
之老的踰竹田復趣平壤裕將舍舟而陸玄文奕言
原隰回互恐有伏裕不聽未成列賊大至裕麾軍退

上舟郎將李茂等數十人不及舟文奕立舟中呼茂

曰勉立奇功孰與委身逆虜妻子為僂乎江都別抄

逃還故京賊船追之文奕射賊矢相接妻在其側抽
矢授之賊不敢近文奕被執賊惜于淺中矢而仆其妻攜
其二女赴水死文奕遂被執賊還茂走獨山賊將下馬
其勇不殺既而文奕以計脫還

據牀分其眾環山而登飛矢如雨茂偃樹立日晚飢

甚唱乾餼謂軍士曰男兒當死中求生母恐關弓左

射中賊將喉應弦倒賊自亂茂因大呼擊之斬獲無

算十八年卒裕勇悍出眾習禮儀明斷訟獄臨亂不

懼屢立邊功子益禧襲封錦城君年五十七授其子

世壽間居十七年每念民生休戚人才用捨憂形於

色忠穆初為僉議參理年高貌甚癯臨事慷慨不少懈一日語李齊賢曰主上幼冲委政宰相僥倖之徒不戒覆轍吾將引避公如之何齊賢謝曰齊賢策不見施常愧不能勇退敢不從公言居十餘日卒益禧幼習武藝不暇讀書然性耿介慕節義毋嘗分財別遺贓獲四十口辭曰以一男居五女間烏忍苟得以累鳩鳩之仁毋義而從之謚良節

論曰此四人者當乃顏侵軼之時俱立戰功韓希愈金忻羅裕皆從薛閣于破賊於燕岐希愈功為多元冲甲原州一布衣也糾勵鄉兵堅守孤城却方張之

虜為諸城倡其功烈尤著焉

朱悅 薛公儉 伍允孚 李承休 白文節

顧正 郭預

朱悅字而和綾城縣人高宗時登第嘗任羅靜昇天長興皆有聲績及按忠慶全三道威名日振人皆敬畏國有大事擇使命則必首舉為禮部侍郎忤林衍竄海島衍死召還為東京留守轉諫議大夫元遣忽林赤將兵鎮合浦供億浩繁士卒侵暴一方騷然王以悅為慶尚安撫使悅至合浦減軍須冗費什七八士卒忿怒攘臂悅儼然不為動面諭以義士卒斂退

民賴以安忠烈卽位重悅才名授翰林學士遷三司使時屢經兵亂民多流亡遣悅于慶尚郭汝弼于全羅招集之命勿役內庫處于悅等不從坐罷居無何拜版圖判書進密直典法判書十二年引年乞退以知都僉議致仕悅抗直嚴重不與世俯仰疾惡如讎必厲聲大罵嘗以事至相府宰相與言悅坐聽貌甚倨相使吏詰曰宰相有言宜伏地聽悅曰宰相之言伏地聽則君上言將掘地聽乎終不屈尹秀李貞許王曰悅輕辱吾輩罵及父請上詰之王曰悅天性然也不必詰再請之王使人問對曰二人之誣語可明

也江都有養三歧嘗有無賴男子養三者橫行此歧故得是名聞養三是秀之父若李貞之父不知爲誰焉得罵及父名蓋貞父賤故云王曰我知悅必出此語更不問悅有豁達寬厚之量不營家產雖爲達官自奉如寒士文章富贍筆法亦奇貌醜如爛橘公主始至宴羣臣殿上悅起而爲壽公主驚曰何令老醜鬼近前邪王曰此老貌醜如鬼心清如水公主敬重舉觴而飲悅愛酒未嘗一日不飲臨死其妻進酒悅曰此餞杯也遂引滿而卒諡文節

薛公儉淳昌郡人父慎以吏幹官至樞密院副使娶

趙氏四乳而生八子三人登科封國大夫人公儉高宗末登第元宗朝從世子如元以功累遷右副承宣忠烈初轉密直副使爲必閣赤歷監察大夫知僉議府事尋陞參理引年乞退加中贊致仕卒年七十九諡文良性廉謹正直接物以恭持已以儉朝官六品以上有親喪雖素不知必素服往弔有造謁者無貴賤倒屣出迎嘗卧疾蔡洪哲往診之布被莞席蕭然若僧居出而嘆曰自吾輩望公所謂壤蟲之與黃鵠配享忠烈廟子之沖贊成事

伍允亨復興郡人世爲太史局官忠烈朝累遷判觀

候署事允亨精於占候竟夕不寐雖祁寒盛暑非疾病不廢一夕有星犯天樽曰當有飲者奉使來有星犯女林曰當有使臣來選童女皆驗又善卜筮元世祖召試之王親裕于太廟上謚冊公主亦欲與祭允亨曰太廟祖宗神靈所在甚可畏也公主懼而止允亨言於公主曰天變屢見加以亢旱請弛營繕修德弭災後如有悔恐以不言獲罪故言之公主如元臨發召宰樞令卜日作宮室允亨曰今年興土功不利於王臣不敢卜公主怒將奪官管之柳璿諫止宰樞遣人白公主曰寢殿材瓦已備日官伍允亨不肯涓

日乞令文昌裕卜之公主怒欲流允字王不得已免其官杖之允字曰擇日者欲避凶就吉也脅而卜日則如勿卜臣寧就戮不敢阿旨且曰火星食月非常之變豈飯僧事佛所能禳乎願慎厥施為以消災變於是求直言罷造成役徒世祖征乃顏王出兵助征行至平壤先時遣柳庇如元使允字卜之對曰某日庇必還殿下亦自此旋駕至期登聖容殿後岡北望久之顧謂允字曰汝卜得無謬乎使左右執之允字進曰今尚未暮可少待頃之驛騎揚塵而來果庇也至日已平乃顏罷兵矣王遂還允字因星變白王曰

星變不利於王公主王問所以禳之對曰百姓無怨可以禳之不若罷全羅慶尚別監及公主食邑王罷公主食邑以其布帛歸左倉充百官俸允字性切直每因災異言甚懇至時政有可言卽入諫不聽涕泣固爭期於必從王憚之嘗告朔于奉恩寺且拜且泣曰太祖太祖君之國事日非矣仍嗚咽不自勝其誠懇類此為人貌醜寡言笑公主嘗謂王曰何故數引見此人王曰允字吾之崔浩貌雖醜不可棄也公主頗改容禮之官至僉議贊成事致仕卒

李承休字休休京山府嘉利縣人少孤力學高宗朝

登第入頭陀山龜洞躬耕養母居十餘年李藏用柳
璩薦補慶興府書記入爲都兵馬錄事三別抄之叛
陷賊中脫走王所元宗大悅承休因獻擒賊之策兩
府不用時軍須不給內外橫斂營繕大興民甚苦之
承休上書極言其弊後以非罪見罷將歸老子鄉會
順安公悰如元兩府薦承休爲書狀官辭以老王曰
歲庚午書名硯匣今猶在案上汝其勉之仍賜百金
承休行帝錫宴賜衣進表謝詞語偉麗日與館伴學
士侯友賢唱和友賢見詩表心服誦之王薨又如元
告哀諷世子上言于帝衣冠典禮悉依本國舊制還

拜監察御史右正言遷右司諫出按楊廣忠清二道
劾賊吏七人籍其家由是怨讟頗興尋貶東州副使
自號動安居士頃之徵拜殿中侍史條陳十事又上
疏極論利害忤旨罷歸龜洞舊隱別構容安堂看佛
書著帝王韻記內典錄居十年忠宣受禪下書曰卿
文才吏幹當世罕比忠誠勁節能格君心之非遭時
不遇脫迹臺閣虛老巖谷予嘗憫之其體予側席之
意勿以年老爲辭承休上章辭以老病王復下書云
寡人素聞卿名思欲共治今授卿詞林侍讀左諫議
大夫幸爲蒼生一起承休至王與語大悅因問民間

利害時政得失從容聽納俄判秘書事進同僉資政院事上言本朝之制未有年過七十而拜顯官者王笑曰先生非他人比先生畱尋力請王不得已從之以密直副使致仕二十六年卒年七十七性正直無求於世酷好浮屠法

白文節字彬然藍浦郡人新羅諫官仲鶴之後高宗朝登第入翰院歷吏部侍郎忠烈朝拜司議大夫是時無功而有世累者多補官郎舍不署告身王屢趣之不從有人銜之託左右以激王怒會承旨李尊庇將啓監察司狀王意僉議府狀叱退尊庇命忽赤崔

崇繫文節及諫官金惜金之瑞崔守璜李益培李行儉李仁挺鄭文張碩等尊庇因復進將辨之王疑其救郎舍責止乃罷文節等官尊庇厲聲曰王不察臣心臣何敢司出納請從此免歸李之氏進曰尊庇所白者監察司狀非僉議府狀也上不之察罪郎舍責尊庇且僉議府百官之長使一忽赤夜縛諸郎舍於國體何王取閱其狀悔皆釋之俄遷國學大司成寶文閣學士八年卒文節文詞富贍下筆濡然爲一時所推元宗復位如元林衎以其子惟幹及腹心扈行固要諱言廢立事王使文節撰表如衎旨文節閣筆

泣諫王感悟奏以實文節素懶及是人知其有志節
子願正天資純厚有公輔器事忠宣有志輔導忠宣
不能用官至僉議評理後封上黨君是時程朱之學
始行中國願正在元得之東還李齊賢朴忠佐最先
師受東方性理之學由此始

郭預字先甲清州人高宗朝擢第壯元調全州司錄
元宗初補詹事府錄事與洪沂賚和親牒如日本預
有才行無汲引者蹇滯不進爲史館所薦以禮賓注
簿兼直翰林院忠烈素聞其名及卽位始擢用累遷
版圖正郎寶文署待制知制誥爲必閣赤入參機務

士林稱得人歷春官侍講學士右副承旨建議禁宰
牛馬爲同知貢舉辭以判書金愔位在已上請改命
人多其謙讓會愔丁憂復以預掌試所取多知名士
陞國子大司成文翰學士十二年以知密直司事如
元道卒爲人平淡勁直謙遜樂易雖至貴顯如布衣
時善屬文書法瘦勁成一家體當世效之翕然一變
其在翰院每雨中跣足持傘獨至龍化池賞蓮詠詩
後人高其風致多詠其事

論曰朱悅薛公儉勵操冰蘖有古人之節斯可尚已
伍允孚遇事輒諫白文節諫諍廢立君子曰忠矣郭

預雍容詞掖風流間遠李承休早負才俊晚節際遇
然其事業無稱焉

洪奎 金之淑 仁沈 李湊行儉嚴守安 金暉

鄭仁卿 金富允

洪奎初名文系南陽人父縉同知樞密院事奎性恬
淡寡欲倜儻不羈元宗朝拜御史中丞林衍死子惟
茂繼執權奎惟茂姊夫也惟茂每事議於奎及宋松
禮奎松禮面從心常憤惋王還自元惟茂欲拒之中
外洵洵王遣李汾成密諭奎曰卿累葉衣冠當撥義
度勢以利社稷無忝乃祖奎再拜謂汾成曰明日待

我府門外卽與松禮謀集三別抄論以大義擒惟茂
斬于市遂謁王行宮從世子如元帝賜錦袍鞍馬以
旌其功令授本國一品職於是拜左副承宣見國事
日非同僚阿意苟容恥與並列辭免陞樞密院副使
又辭不就時年未四十忠烈與公主選良家女將獻
帝奎女亦在選中賂權貴不得免謂韓謝奇曰吾欲
剪女髮如何謝奇曰恐禍及公奎不聽遂剪公主聞
之大怒囚奎酷刑籍其家又囚其女訊之女曰我自
剪父實不知公主令捧地以鐵鞭亂捶身無完肌終
不伏宰相言奎有大功於國不可以微罪置重典中

贊金方慶亦扶病請之不聽流海島未幾洪子藩力
請命還家產然怒未解以其女賜元使阿古六踰年
召還褒其功賜鐵券忠宣初封益城君忠肅三年以
南陽府院君卒諡匡定子戎女卽明德王后

金之淑化平府人參知政事鍊之子也之淑元宗朝
爲將軍三別抄之亂陷賊中無計得脫自投海隨波
出沒賊以小艇追及取之至珍島將斬以徇承化侯
溫救解使當一面之淑密以賊狀再達于官軍及珍
島敗王嘉其忠義賞以官忠烈朝以判三司事如元
賀聖節交趾人先入陳庭實之淑奏曰我國雖小自

太祖龍興之初首先臣服兄弟有盟甥舅有親願先
設幣陳賀帝從之賜坐諸侯王列之淑禮貌詳聞觀
者美之歷僉議參理尋改贊成事時閻里吉思爲行
省平章凡奴婢其父母一良者欲聽爲良宰相莫有
止之者之淑謂曰世祖皇帝嘗遣帖帖兀來監國有
趙石奇者訴良帖帖兀欲用上國法事聞世祖詔從
本國舊俗此例具在不可變更閻里吉思不敢復言
加中贊致仕忠宣二年卒年七十三性廉潔剛正歷
仕中外皆有聲績子仁沈忠肅朝爲護軍時王被譖
雷元仁沈與慶斯萬等請王還國潘王之黨惡之建

巡軍後拜知申事又加贊成事王薨與征東省員外
韓帖木兒不花郎將盧英瑞等如元請忠惠襲位及
元幽忠惠于刑部與金倫等繫獄忠惠還錄功封光
山君

李湊字浩然金馬郡人高宗時登第直史館金敞薦
其才歷敷清要元宗朝加尚書左僕射致仕忠烈四
年卒年七十八素廉簡及卒家無甌石之資子曰行
儉中第直史館出知洪州陷於別抄之亂賊使掌選
法及金方慶破賊以行儉爲其父孝印門生免之忠
烈時拜司諫是時正郎林貞祀以鷹坊寵奉議郎高

密美酒饋權幸得官行儉與侍史金弘美等不署兩
人告身王督署猶不從王怒流行儉等海島李尊庇
言於上將軍廉承益曰行儉有八十老母日夜啼呼
公能使母子相見於朝家孝理之體尚有賴焉承益
入白王默然旣而曰行儉罪不可宥今聞尊庇之言
使我惻然命釋之後爲典法郎貞和妃有寵於王認
民爲隸民訴於典法內旨督令斷與貞和判書金愔
與同僚將從之行儉執不可會疾作在告愔等幸其
不在卽斷爲隸人有夢利劍自天而下斫典法官吏
居無何愔暴卒同僚亦相繼而死行儉獨免累官寶

文閣學士讞部典書致仕忠宣二年卒子稷崖稷官
大司成崖有子曰公遂女適奇子教封榮安王夫人
順帝皇后之母也

嚴守安寧越郡吏偉軀幹有膽氣元宗朝登第爲都
兵馬錄事九年元遣使徵權臣金俊父子及弟冲赴
京其黨懼謀殺使遷海島因奉俊爲王令守安白兩
府兩府皆變色莫敢對冲適移病在家守安詣冲從
容說之曰古者兵交使在其間今無故而殺天子使
將安之乎甚非圖全之計也冲然之沮其謀是年林
衍誅俊俊子柱謀聚都房諸軍拒之守安告而捕之

以功授御史出爲東京判官十一年將復舊都衍子
惟茂欲拒之今夜別抄四出諭人民入保至金州守
安謂按廉崔儒曰不可以權臣之令輕動百姓儒從
其言捕別抄囚之未幾惟茂誅及三別抄入據珍島
宣言囚別抄者先害之金州倅李柱懼而逃守安權
知州事十二年密城人朴景純殺其宰以叛按廉李
淑真奔金州賊追不獲自號改國兵馬使守安與金
州守金暉勒兵謀討賊斬魁以降忠烈十一年爲南
京副使王幸南京守安與按廉崔伯興厚斂於民享
王豐侈因勸王幸三角山鑿開新道一方駭然王以

守安爲能賜三品階歷忠清西北指揮使西京留守
所至有能聲二十四年卒

金暉字用晦義城縣人元宗元年登第林衍之廢立
也忠烈以世子在元帝議欲冊爲東安公遣兵來討
衍會暉以聖節使書狀官如元上書言賊若聞世子
受冊爲公必諭國人曰上國已削王爵國當除矣莫
如死守社稷則人皆信之如此難以歲月平非朝廷
利也帝允之十一年出爲金州防禦密城人殺其宰
以叛移牒郡縣皆隨風而靡暉出勝兵先斷賊路召
慶州判官嚴守安相與勒兵告按廉使李淑真爲討

賊計淑真懼怯喚術僧卜吉凶故爲遷延暉手劍擊
其僧淑真懼而從賊聞之斬渠魁以降三別抄叛欲
分兵向慶尚而金在邊先受敵暉以計拒之賊不得
入一道賴安論其功陞本府爲金寧府拜暉禮部郎
中仍爲都護以鎮之忠烈元年由摠郎出使全羅道
遇按察盧景綸驛輸內膳覈其私齎歸國庫景綸訴
于王免暉官俄貶襄州副使累遷左諫議大夫密直
學士政堂文學忠宣在元暉以春宮侍讀從之被譖
東還告病不出就加贊成事性清介疾惡如讎所至
人憚之

鄭仁卿瑞州人高宗末蒙兵來侵屯新昌仁卿從軍
攻壘有功補諸校忠烈以世子如元仁卿從行世子
還至婆婆府有告林衍變者時仁卿父臣保守麟州
仁卿潛渡江就父具知衍逆狀來報世子欲還京師
奏帝請兵討之諸從臣皆思歸猶豫仁卿獨力勸世
子從之有金富允者鬼山人以校尉亦在行中執節
不移忠烈即位俱策功二等十六年王請罷東寧府
復歸于我仁卿敷奏甚悉帝聽納王嘉之二十五年
加中贊致仕又命圖形壁上二十一年卒年六十九
謚襄烈性謹直初以舌人知名所至有聲績嘗受帝

命與富允俱授征東省理問官二十九年富允以贊
成事卒

論曰南齊謝朓婦翁王敬則謀亂朓告而討之洪奎
以世臣名家雖贅於權臣之門夫豈從之者歟乃心
王室誅勦賊子較其忠勞過於謝朓矣金之淑李行
儉同陷於賊然之淑走還當斬用救者免非偷生苟
活者也方之蘇源明庶無愧焉行儉終始從賊被以
鄭虔之譴可也乃得歷敷清顯何其幸也嚴守安譬
曉賊臣之弟遏其凶謀迎天子使國家無事可謂功
存社稷矣金暉上書止世子冊公鄭仁卿勸世子還

入乞援其忠義俱可尚焉

木齋家塾彙纂麗史卷之二十八

